爲貓離婚

劉荒田

在美國一個名爲《離婚法庭》的電視節目，看到一幕原汁原味的活劇：原告是五十開外的女士，她臉容蒼老，表情豐富，口才便給，聲淚俱下地控告老公和繼子虐待貓兒「艾棒」，具體罪行數也數不盡，譬如，繼子坐在沙發看美式足球實況轉播，艾棒挨近他，他居然把牠推開。有好幾次，老公外出，忘記打開小門，愛貓無法回家，挨了雨淋，餓瘦了。繼子更是貓的仇敵，從來沒給貓兒一點愛意。她擔保，如果她不在，他遲早會把貓兒捏死。她「如數家珍」般列舉兩個男人狼狽爲奸的罪惡，聲言爲了拯救愛貓艾棒於水火，必須和老公離婚。然後，女法官請被告老公發言。老公馬上否定老婆的指控，他指出，貓是他從庇護所領來、養大的，和他相依爲命了七年，才迎娶這位妻子。他怎麼可能不愛艾棒？問題僅在於：他曉得愛貓喜歡粗魯的親暱，他和牠玩時得有點出位，讓老婆看不慣。法官又傳繼子作證。繼子說他已遷出，不再和他們同住（繼母插嘴：謝天謝地！）老實話，他也很喜歡艾棒，從來沒折磨過牠。繼母不喜歡他，他幹什麼都看不順眼。

法官說，現在，讓你的寶貝亮相吧！女士打開被絨布遮蓋的籠子，抱出一隻毛似錦緞的黑貓，身形肥碩，兩隻綠熒熒的眼睛恰似演唱會的熒光棒，掃到哪裡哪裡就起波動。艾棒已到十七歲高齡，動作遲緩。法官說，讓我抱抱。她把貓兒摟着，親了幾下，再先後遞給原告和被告。女士最後陳詞，爲了保護貓兒，堅決離婚。男士則聲稱，艾棒是他養大的，離婚可以，但不能把貓判給對方。我不能不驚嘆老貓的厲害，人間的一樁姻緣恐怕要被牠葬送了。

法官的判決是：貓一直屬於男士，不能判給女士。責成怨偶找心理醫生諮詢，解決婚姻危機。女士嚎啕大哭，聲稱沒貓就活不下去。男士和兒子搔頭苦笑。終場時，夫妻輪流抱貓兒，不再提離婚了，不知後事如何分解？

我邊看邊想，解鈴還須繫鈴人，老貓如有靈性，最好爲男女主人「自我了斷」。貓兒一旦歸天，夫妻馬上找到共同語言：哀悼。此後，膝下無貓，按禪宗的說法，爲「破執」製造了有利條件，夫妻要吵也沒了由頭，家裡將回復平靜。不過，這提議太冷酷了，有悖於貓道主義，不可取，且不可行。

「亞洲出版社」的書

許定銘

「亞洲出版社」是香港一九五〇年代「綠背文學」的重要出版社，因有外地大量資金支持，封了「蝕本門」，故能不計成本地不停出版。他們出版的書類有：報告文學、學術著作、專題研究、文藝創作、人物評傳……等。

學術著作和專題研究類頗有些重要的著述，像：唐君毅的《心物與人生》、羅香林的《歷史之認識》、殷海光的《邏輯新引》、胡秋原的《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余英時的《民主制度之發展》、馬彬的《轉形期的知識分子》、孫旗的《論中國文藝的方向》……都是極具分量的著述。

我比較注意的是他們的文藝創作，這類書亞洲出版社出得很多，隨意舉些名家的作品，即有：謝冰瑩的《聖潔的靈魂》、南宮博的《江南的憂鬱》、黃思騁的《代價》、齊桓的《偉大的序幕》、沙千夢的《長巷》、易君左的《祖國山河》、趙滋蕃的《半下流社會》……這些作家們的作品，對香港文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如今大家見到張一帆的《春到調景嶺》（香港亞洲出版社，一九五四），是第一本以調景嶺作背景寫的愛情小說，頗受歡迎，兩年即再版。

亞洲出版社結業後，他們的書遍布港九的舊書店與地攤，一九六〇年代多賣五角，如今是五十塊都買不到了！

「文化大國」自戀癖

孫煥英

二〇一〇年五月五日的內地《報刊文摘》，在頭版頭條的位置，登載了一個文聯官員的一句警世通言且醒世恆言又喻世明言並以此作爲一篇文章的標題：「文化大國的氣質不能丟」！

乍看這句話，我以爲我看花了眼。仔細看了幾遍，沒錯兒，就是這麼寫的！

對於這句指導中國文化工作的官方定論，不能不來一點兒辯論了。

辯論清楚當今的中國是不是「文化大國」，首先得清楚什麼是文化。在中國，文化這個詞兒，是個魔方。詞典解釋紛紜，定義很難嚴密。文化，是人類精神成果，可又是物質的，同義文明；文化，是客觀的，可又是主觀的，同義修養；還有廣義狹義、泛指專指等等。我理解文化，有個偷懶的辦法，就是從實踐到概念。譬如，「五四」運動，又叫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實踐是什麼？是「德」先生「賽」先生唱戲即搞民主與科學。如此看來，民主、科學，就是文化了。那麼，當今的中國，是民主大國麼？是科學大國麼？既然當今中國的民主與科學既算不上大也稱不得強，那麼，「文化大國」之謂從何而來？既然沒有「文化大國」，那麼，就沒有「文化大國的氣質」；既然不存在「文化大國的氣質」，那麼，再來談「文化大國的氣質」的「能丟」與「不能丟」，豈不是很滑稽的事情麼？

這是從國家層面上來說。再看看國民的知識、素質即文化水準，是不是能夠創造、構建「文化大國」。中國國民的知識結構是怎樣的呢？諾貝爾獎，有那麼多的門類，有那麼長的歷史，沒有一個中國人拿來。有那麼幾個得獎的華人，也都不是中國國籍。中國人設計出了飛船上了天，中國人製造出了高效原子彈……可都是步人後塵。錢學森到了晚年，終於提出了一個「錢學森猜想」：中國「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一些從來沒有問鼎諾貝爾的人，一些缺少自主創新的人，一些「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的老是步人後塵的人，居然創造、構建了一個「文化大國」而且還有「氣質」，眞是咄咄怪事！

或許有人說啦：中國文化還是有不少領先世界的。譬如體育文化，中國的獎牌就很多，是世界一流！可是，如果按照人口比例，中國的獎牌，是多了還是少了？屬於什麼流？中國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國的獎牌能夠佔到世界獎牌的四分之一麼？

中國不是「文化大國」。「文化大國」口頭禪，不過是某些人的一種自戀癖而已。人一旦犯癖，就難免露怯出笑話。當然，中國在某些方面，還是有大國可稱的。譬如，中國還是人口大國。然而，「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的老是步人後塵的人口大國，也只是個勞力大國而已。譬如，中國還是個煙民大國——煙稅收入高達兩千億！譬如，中國還是個酒徒大國——全國一年的白酒消費，相當於一個西湖！譬如，中國還是一個公車大國——中國一個縣城的公車就比韓國整個首都首爾的公車還多！中國還是一個公款吃喝的大國、一個出腐敗分子的大國……「文化是個筐，什麼也能裝」。如果世界上還有「抽煙文化」、「喝酒文化」、「公車文化」、「公吃文化」和「腐敗文化」的話，那麼，當代中國，或許就和「文化大國」扯上一點邊兒啦！

「鄉愁」與「鄉痛」

段懷清

近翻報紙，注意到一個新詞：鄉痛。據說這個詞是由澳洲一位哲學家幾年前創造的，意思是指「一種由諸如採礦或氣候變化等環境變化造成的精神上的或基於存在的痛苦」，其英文爲Solastalgia。進一步的解釋是：由於家鄉的環境發生巨變而產生的痛苦和憂鬱。不同於「鄉愁」的遠離家鄉之愁苦，這是一種身在家鄉的眷念愁痛。

或許有人對於「鄉愁」和「鄉痛」之間的差別還是不甚瞭然，遂有人繼續解釋道：鄉愁是對一地的思鄉病，鄉痛是對熱土往昔的懷念。

這樣的進一步解釋，不僅沒讓人清楚「鄉愁」與「鄉痛」之間的差別，恐怕還更爲糊塗。不妨還是來聽聽「鄉痛」這個詞的創造者對它所作的進一步解釋吧。

在《鄉痛：健康與身份的一個新概念》一文中，這樣描述那些患上了「鄉痛」的人：

這些人令我關注：他們身處家鄉，卻懷有近似鄉愁的憂鬱，他們對家鄉的心理認同崩潰了。他們缺失來自現有「家鄉」的慰藉。此外，對於給他們造成悲痛的事態，他們既沒有發言權，也無法施加影響，由此產生極大的疏離感。「鄉痛」即被創造出來用於描述這一失去寄託並極度憂傷的特殊精神憂鬱症。

我並沒有直接讀到澳洲哲學家阿爾布雷克特有關「鄉痛」的這篇論文，但我還是對他所創造的這個詞「鄉痛」感同身受。我覺得他確實敏銳地發現了當下在新一輪世界性的經濟大潮中鄉土的進一步邊緣化與被迫的失語狀態，以及對於這樣一種存在中的精神現狀的帶有同情的理解與精確描述。

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閱讀者來說，「鄉愁」是瀰漫在大多數漢語文本中的一種情感和情緒，是與遠行、分離、思念、眺望等相伴隨的一種情感狀態與精神心理處境。

有人說，鄉愁是美麗的，大概是就鄉愁者精神心理中，尙有一席之地可供懷想與思念，甚至可作爲有朝一日的回歸與重聚的期待理由。那是遠行者、遊子內心深處最自我的一種感受，同樣也是支撐着遠行者和遊子誠實地繼續生活下去的理由之一。

於是，有「鄉愁」就有還鄉，就有對於家鄉山水的想像與追懷，就有哈代式的鄉土之念和沈從文式的鄉土之念。當「念」發展成爲「戀」的時候，「鄉愁」在情感程度上，也就漸趨濃烈，直至成爲一種無法排遣的「憂鬱」——那是一種惦記中的擔憂，一種想念中的無法實現的空虛感與失落感……

而阿爾布雷克特的「鄉痛」，是一種經濟全球化時代的精神憂鬱症，是最後一塊鄉土亦被經濟覬覦時代的共同病，它不僅僅指那些身在家鄉之人，目睹家鄉在沿着一條不堪承受的方向被玷污、被攫取、被剝奪當然也被肆意踐踏時刻的內心煎熬與虛脫，那是面對強勢之時的一種新的無力感。

而這種感受，並非只有身在家鄉的人才感受得到，遠離家鄉的人同樣會患上這種「鄉痛」。你通過各種途徑，了解家鄉的信息，對於家鄉的每一點變化，你都不會放過，其中自然會有讓你痛惜的消息。原本跟所謂上古時代的民族始祖並無多少直接關係的家鄉，現在竟然大張旗鼓地發展「始祖故里」旅遊。所有懷疑之聲都沒有任何實際的力量效果，「家鄉」就這樣被「始祖」了。於是有人安慰到，這畢竟不是壞事，一來跟始祖沾上光，二來能發展地方經濟，三來還有其他種種好處，等等。問題是，在這樣一種被「始祖」的思想行爲之下，一種陌生的、被「創造」的存在物，硬生生地被擠塞在家鄉與遠行者之間，並讓你去接受和習慣。當家鄉在這樣一種強力思維中一天天改變的時候，實際上你所熟悉的那個家鄉，也在一點點陌生起來了，更何況，這樣的所謂改變，大多是以環境的破壞和人心的沉淪爲伴生的。

我理解鄉愁，那是遠行者、遊子與故鄉之間一種美好而又有痛感的情感紐帶，而今天，我更理解「鄉痛」，那是當你面對正在以一種你日漸陌生且痛惜的方式一點點改變的家鄉時候的一種疼痛感，這種感覺，正在一點點滲透進你的日常生活，並在你的生活中安營紮寨——你已經無可救藥地患上了這種「鄉痛」的時代憂鬱症。

女祠堂——清懿堂大門 江志偉攝

女祠堂·清懿堂

江志偉

全國唯一女祠堂「清懿堂」，座落在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安徽省歙縣棠樾村西端，與蜚聲海內外的棠樾牌坊群相鄰。原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在歙縣視察時看到這一奇特女祠後，立即表示要國家文物局作爲全國重點文物單位加以保護。一九九三年北京召開的第四次世界婦女代表大會，更把這全國唯一女祠作爲大會指定參觀點，引起世界各國婦女精英們的驚嘆與喝彩。

祠堂作爲封建宗法制度下同族人共祭祀奉祖先的房屋，向爲男人的聖殿，他們在這裡決議族中大事、懲罰違背族規者和供奉祖宗牌位祭祀，在男尊女卑的時代，女性均與祠堂無緣，除非因觸犯族規在這兒接受懲罰。如同名字不能忝列宗譜一樣，女性祖先在祠堂裡沒有牌位，甚至連祭祀活動時她們連祠堂的大門都不能進入。唯獨這清懿堂石破天驚地成爲一個奇跡，女性不但可以入祠祭祀共商女性大事並立有女性祖先牌位，而且祠堂本身就是專爲女性而建、爲女性獨用的女祠，確實是獨一無二的國寶文物。

清懿堂女祠建於清代嘉慶十年（公元一八〇五年），是棠樾村大鹽商鮑氏二十四世祖鮑啓運創建的，藉以紀念爲徽商的輝煌同樣做出犧牲和貢獻的鮑氏婦女。「清懿堂」三字巨匾高懸在享堂照壁正中，出自書法家鮑珍之手，另一塊「貞烈兩全」的橫匾，則是清代名人曾國藩所書。堂以「清懿堂」爲名，取的是「清白貞烈、德行美好」之意，是一曲婦女的頌歌。

女祠佔地面積八百一十八平方米，面闊十六點九米，進深四十八點四米，五開間，三進，依次爲門廳、清懿堂主廳和寢堂與享堂，整座建築以硬山式高低錯落馬頭牆外觀爲主要特色，惟有後進部位爲歇山式閣樓。雙天井設計既可保證祠堂內部的採光、通風要求，更寓示着「婦女也頂半邊天」的深意。石製柱礎、龕座、欄杆、抱鼓石，磚製八字牆，木製雀替、樑馱、外簷柱撐等，皆施精細雕刻，典雅細膩、柔中透剛、玲瓏剔透、精美絕倫。整體建築給人的感覺是：結構緊湊，用材勻稱，造型流暢，剛柔相濟，內秀而外樸，端莊而不刻板，令每一位參觀者時時都能知道：自己正在參觀的不是一般的祠堂，而是全國唯一的女祠。

最有力的提醒和最有趣的證據，恐怕要數這女祠的整體建築朝向了，一般的祠堂都是座北朝南的，惟獨這女祠卻是座南朝北。這種大相逕庭的構思來自《易經》上「男乾女坤、陰陽相悖」的哲理，既爲女祠，當然得與男祠相反。同時，北堂古爲母氏所居，座南朝北，旨在頌揚母恩母德，可見女祠設計之良苦用心。

據《民國歙志》載：棠樾鮑氏貞節烈女，明清兩代達五十九人之多。她們的牌位赫然聳立在女祠享堂龕座上，她們的可歌可泣的故事現在又衍化成女祠中陳列出的蠟像長廊風景線，「催乳哺弟」、「送夫經商」、「養老恤孤」……每一個故事都閃爍着女人的異彩，催人淚下，促人遐思。同時列爲永久性展示的，還有「中國歷代婦女服飾展覽」，更使女祠內容益加充實多趣，激發出「美麗的女祠、美麗的婦女、美麗的文化」的詩情。

作爲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的一個亮點，作爲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的一朵奇葩，全國唯一女祠已經成爲海內外諸多專家學者和遊客們關注的焦點，他們從五湖四海走近女祠，破譯這個耐人尋味的歷史謎團，傾聽這首奇特立體的婦女頌歌。

「非死不可」警示

馮進

系裡的日本同事給我發伊妹兒，問我「A很小資」是什麼意思，A是他的名字。這位同事曾經學過一個學期的中文，不過顯然水平還沒高到能掌握「小資」這個詞的程度。我解釋一番後，好奇地問他這是否是別人對他的評價。他說，這是一位上日文課的中國學生在他張貼在社交網絡Facebook上的照片下面的留言。

E時代的來臨，不光帶來了信息的大爆炸，更改變了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和彼此交往的模式。且不說上網者似乎能在第一時間掌握所有資料，讓人頗有「天下盡在吾掌中」的志得意滿。聽說很多中國的都市人，特別是職業男性和女性，多半通過社交網絡像「校內」、「開心網」之類休閒、購物、交友，「秀才不出門」就能搞定一切社交需要，有越來越「宅」的趨勢。

網絡聯繫的好處是有目共睹的。比方說，信息分享的快捷性、便利性、免費性和交互性。又比方說，「全民參與」，言論自由，彷彿社會等級、貧富差異都消失在網絡的「民主」空氣中了。還有一個好處，不用說，當然是網絡通訊的「匿名性」。在網絡上我們可以使用新的名字，塑造新的身份，說平時不能或不敢說的話。而網友們也能即時提供慰藉，就算是三言兩語，也讓我們覺得有人傾聽，有人關注。簡而言之，網絡爲日常生活中可能背景迥異、無緣交集的人提供了一個聚首之處（interface），創造了一個E時代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更爲緊密的幻象。

然而網絡畢竟是個虛擬的世界，它所提供的匿名性固然能讓大家暢所欲言，但也帶來一些不良後果。

去年聽說在紐約網絡上罵人爲「skank」者被告上法庭。「skank」是美式英語中的市井俚語，有「欺騙」或者是「劈腿」搞外遇（cheating）的意思。原告訴諸法律，指控對方「毀壞名譽」，因爲這個詞據說有影射「不講個人衛生」和「性生活糜爛」的嫌疑。網上發帖，既然不講什麼「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有些人言辭粗魯不文還是小節，更有甚者，他們還可能有意無意地提供錯誤信息。

再說此文開頭提到的那個同事的例子，不知道他被自己的學生如此評價觀感如何。我總覺得人與人之間，特別是彼此只有師生之類職業關係的人之間，應該公事公辦，保持適當的距離。

像Facebook這樣的社交網絡採用實名制，還算是管理較爲完善的。可是還是不斷爆出程序系統有問題，個人信息被泄露，或者有人利用社交網絡做廣告、進行商業炒作等新聞。所以，最近有些知名人士高調宣布退出。

要享受正面積極的網絡經歷，就得拿得起放得下。我們在尊重別人言論自由的同時，也要了解電子通訊和仿眞情感的局限，這樣才能保證自己的身心健康，防止誤解和不快。否則Facebook再好，也不免從「面書」淪爲「臉譜」，最後難免「非死不可」。

「獨二代」養育令人關注

蕭愚

正進入婚育期的八十後中國第一代獨生子女被稱爲「獨一代」，「獨一代」生育的獨生子女被稱爲「獨二代」。「獨二代」比「獨一代」更加孤獨，他們不但像「獨一代」那樣沒有兄弟姐妹手足親情，而且連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也沒有，更沒有叔伯姑舅姨的長輩親戚。由此帶來的社會問題令人關注。

爲人父母的「獨一代」許多不願親手養育孩子，「獨二代」只好孤單寂寞地在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家長大。內地一項關於「雙獨生子女婚姻」的問卷調查顯示，超過七成的「雙獨生」年輕父母「只生不養」，將孩子的養育交給雙方父母。其中，孩子主要由爺爺奶奶照料的逾四成，由外公外婆帶大的近三成，由媽媽照顧的不足一成六。另外，還有網上調查顯示，逾六成一的人認爲第二代獨生子女更加孤獨、寂寞。

在獨生子女政策下成長的八十後「獨一代」，從小嬌生慣養，追求自由、輕鬆、浪漫的夫妻生活，有些「獨一代」選擇不生孩子。而有不少原本不想生孩子的「獨一代」，雖在父母的壓力下改變初衷生下了孩子，卻把孩子甩給父母照看，自己和配偶依然享受着「二人世界」。

廣州城西的劉姓夫婦只生不養，生下兒子小寶三個月，就將小寶送到城東的爺爺奶奶家。小寶爺爺奶奶居住的大廈，有四五家老人都在撫養孫子。劉姓夫婦周末看望小寶，也僅是吃一頓飯的時間就匆匆走了，忙着逛街購物上網遊戲，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

「獨一代」黃姓夫婦工資都比較高但工作繁忙，生下「獨二代」女兒婷婷後，在自己附近租了一套大公寓，請來婷婷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共同照顧婷婷。黃姓夫婦平時工作常常加班加點，節假日或睡懶覺或外出旅遊，育兒責任完全推卸給老人家。

令人擔憂的是，和不少「獨二代」一樣，如今已兩歲的小寶對父母像陌生人一樣，既不願意叫爸爸媽媽，也不願意讓爸爸媽媽抱。三歲的婷婷則養成了要奶奶哄着餵飯、要外婆揹着才肯睡覺等不良習慣，而且稍不如意就哭鬧扔玩具。一些有眼光的「獨一代」發現隔代撫養弊端後，決定承擔起育兒責任。

爲解決「獨二代」孩子缺同齡玩伴的問題，「獨一代」父母絞盡腦汁，有的爸爸媽媽先從老同學、同事、朋友圈子裡給孩子找小夥伴，有的「獨一代」媽媽們加入了親子QQ群，既在網上交流育兒經，又爲孩子徵集玩伴，徵集到「獨二代」同齡孩子的家長們節假日帶着孩子們熱熱鬧鬧開開心心地聚會遊玩。

爲解決「圍着孩子轉」困身的問題，一些「獨一代」使出了「拼養小孩」的招數。他們聯合有同齡孩子又有責任心值得信賴的家長，大家組成「拼養」團，輪班互助照顧孩子。譬如，輪到誰家家長「當班」，誰家家長就負責召集各家孩子們一起遊玩、聚餐、看電影、講故事……不「當班」的家長可以休息；誰家家長有事忙，就把孩子交給得閒的家庭幫忙照顧。「拼養小孩」既讓「孩奴」父母有空放鬆放鬆，又可以讓孩子找到玩伴。雖然「值班」的家長同時要照顧多個孩子，但孩子們在一起有了朋友，通常都不會纏着家長要嬌，而且玩得開心吃得香。